

Even The Dead Must Get The Blues

Destination: Manhattan, NYC, USA

坐落於曼哈頓市中心的豪華酒店內，來自五湖四海的客人們清一色的穿著高級的定制禮服。男人們的鱷魚皮鞋閃爍著高貴的顏色，身姿曼妙的女性們的裙角鬢影在餐桌間穿梭。或多或少夾雜著地方口音的英文在空氣中迴響。諂媚、諷刺、炫耀，宴會廳內交錯上演。

司紀是一向熱衷於尋歡作樂的類型，但他總是對奢侈的宴會廳有種莫名的排斥感。尤其是像現在這種，理由是，這種地方不屬於「死人」。

說來可笑，明明在夜店酒吧吃的相當開，但一向自我為中心不顧他人看法的司紀在這種場合卻會下意識的收斂起來，畢竟一般出席高檔宴會的都是上流社會的人士，一身風塵氣出席還是太不合時宜了些。

仔細想想，上次出席類似的宴會就是在不久之前，原因是因為任務，沒想到不過短短數週，居然又是因為同樣的原因參與了第二次。是說莫非傭兵和高檔宴會也有種藕斷絲連的緣分嗎？

不過前一次任務參加聚會是為了潛入大樓竊取商業機密，但這一次則是在長官的要求下光明正大的享受宴會。

司紀抬起頭看著天花板上璀璨閃爍著的水晶燈，腦海中響起了長官洪亮的聲音。

「滾到那個叫充滿錢臭味的曼哈頓，去豪華酒店裡像個紳士淑女一樣把宴會裡的餐點吃光，聽講台上老頭的致詞跟著鼓掌。少給我惹麻煩，像群狗一樣聽話，我叫你舉右手，就別給我抬左腳！」

什麼狗啊？薩摩耶還是柯基犬？司紀聽到這任務命令的第一反應是想像了一下變成狗的自己。

唉，不過狗的好處就是，不用做什麼就會有人好吃好喝的供著你，不像自己賺點外快都得擔心會不會大魚大肉沒吃到，先吃一顆子彈。

按理說有這麼輕鬆的任務應該為此感到高興而已，雖說長官的語氣一如既往的粗魯，但實際上這任務的本質只不過是出席個宴會就有酬金拿，但似乎也正是因為太容易，司紀反而覺得有些不自在。

司紀今天的著裝比起在場的其他西裝革履的男士顯得更休閒些，他的西裝外套是海軍藍色，搭配暗色系的領帶。再加上淺棕色的長褲和咖啡色的皮鞋，讓這套禮服在兼顧了時尚的同時又不失這種場合下應有的肅穆。他的頭髮也染回了原本的黑色，沒有塗他最

愛的那些花花綠綠的指甲油。要知道這麼正常的打扮在司紀身上出現的概率大概就跟長官穿比基尼在全部人面前出現的機率差不多。

總之，在不知道長官葫蘆裡賣的什麼藥的情況下，還是保持警惕為好。他這麼想著，拿起一杯雞尾酒開始在會場中找人交談。宴會才剛剛開始，在會場裡跟其他人說說話好了。

「是司紀先生嗎？」然而剛沒走幾步，他就捕捉到了一個熟悉的聲音。

在這種情況下聽到了自己的名字，他有些猶豫要不要迴應。畢竟按理說現在大家應該使用假名，於是司紀回過頭來。

「難得看到認識的人真是太好了……謝謝你上次的甜甜圈。」說話的男人穿著一身得體的黑色西裝，算是宴會標準的打扮了。

司紀一眼就認出了他是上次行動中負責支援的電子作戰兵，雖然只是見過幾面，但通過跟他的交談大概能猜得出他不是個會對這些小細節過多在意的人。自己的本名除了WAP的人外也沒人知道，但現在總歸是在任務中，還是略微提一下為好。

「神前 梓，我的名字，請多指教。」於是司紀微笑著點點頭打了招呼，然後不動聲色的湊近壓低聲音小聲提醒：「這次的任務我們是有假名的。」

「對不起，一時忘形了……畢竟這次任務太不像任務了。」對方也同樣小聲地做出了回應。「能看到認識的人太好了，我實在不擅長這種場合。」

關於他任務的描述自己是非常同意的，而且原來他跟自己一樣對這裡有些排斥嗎。

「我也不太喜歡這種地方，如果是酒吧的話我倒是很願意……」司紀想要順著他的話往下說，不過話音未落，司紀的視線就掃到了不遠處走來的一男一女。

女性非常引人注目，雖然同樣穿著盛裝。但她的身高和那些國小的學生差不多，走在男人身邊就好像是他的妹妹甚至女兒一樣。但也正是因為對方過於顯眼的特徵，司紀瞬間就聯想到了自己的組織，司紀在剛剛加入WAP查看成員名單時就對一些比較特別的人有比較深刻的印象，雖然不知道名字，但她應該確實是WAP的人。

那麼，這個亞裔長相的人也是嗎？司紀仔細打量著一旁的男人，但還沒來得及細看，對方就先開口了。

「您好。我叫孫善，或是您可以稱呼我Sam。」他友善的打了招呼。

「你好呀，Phoenix爹蘇唷！」他身旁站著的少女模樣的人也作了自我介紹。不過自己的母語被對方這麼用還真是感覺有些微妙。

「你們好，我是伊……伊恩。」不知為何伊利亞話語中產生了一個有些奇怪的停頓，不會是忘了要用假名吧？司紀瞄了一眼他的神情後這麼判斷。

「你們好，我是梓，請多指教」司紀禮貌的回應了剛剛過來的兩人，同時再次對這次任務產生了思考。

這樣的話，在場的WAP傭兵加上長官就至少有五人，沒猜錯的話大概還有更多。

那麼，大張旗鼓地帶這麼多人來，真的只是要簡單的參加宴會嗎？

幾個人接下來的聊天內容司紀沒有仔細聽，他開始觀察會場。

這次的會場跟前一次任務的會場不同，同樣豪華，但這次的會場是有直連的陽台的，並非像上次的那樣是全封閉的，而且也沒有加濕器，讓隨身攜帶的藥品發揮作用氯化好像不太容易……

不對！怎麼又想到投毒了，在場還有不少自己人啊。

都快變成職業病了，司紀心中默默地苦笑了下。

「聽說宴會後會有小舞會，兩位要不要參加？」他回過神來，剛好聽到伊利亞，現在應該叫伊恩這麼提議道。「那到時就能盡興了。」

Phoenix看上去似乎很高興的樣子，而孫先生看上去則是非常淡定。

「可是我們這裏可是有三位男士喔。」司紀饒有興趣的笑了笑，算是緩和氣氛這麼說道：「也就是說等等會有兩個男生一起跳喔。」

「其實……我並不會跳舞。」伊恩看上去有些難為情。「……天份不足曾經被老師嫌棄。」
「我靜靜欣賞Phoenix女士的舞姿就好。」孫善則是面帶微笑的退到一旁，似乎對於跳舞也興趣缺缺的樣子。

「耶～結果提議的人沒有要跟我跳舞嗎？！」Phoenix不滿的叫道。

「梓哥要先挑人嗎？嘻嘻，任君挑選唷？」不過她把話頭丟給了自己，大概是也看得出自己這幾個人裡面比較懂得變通的類型吧，Phoenix將食指放在唇瓣上，微笑著閉起一隻眼睛，在現在的裝束下顯得十分可愛，像是迪士尼動畫中出現的公主一般。

司紀略微思索了一下，如果是邀舞的話肯定是女士優先。至少孫善肯定是先pass的，畢竟不認識再加上對方本身也沒什麼跳舞的意願，但伊恩也就是伊利亞看上去似乎有些難處，但也大概猜得到原因，本身就不會跳舞，再加上要和那些上流社會人士一起共享舞池肯定很壓抑。

「那我跟伊恩先生跳好了。」於是算是解圍，也一方面是想看看那位一直保持不冷不熱態度的孫先生的反應，司紀這麼說道。「我想孫先生更適合作為Phoenix小姐的舞伴。」

「哼～」Phoenix倒是很快的就接受了這個提議，把注意力從伊利亞身上轉向了在場的另一個人：「那Sam哥，還要躲在後面嗎？突擊兵的工作可是把狙擊手給找出來唷，嘻嘻，你忍心讓女士落單嗎？」

「Phoenix女士這樣說，孫某我怎麼忍心拒絕呢？」對方的反應倒是意外的淡定，只是輕描淡寫的答應了。「不過您手上的食物需要先解決掉吧？」

司紀笑了下，然而正在這時，他在不經意間捕捉到了一個小動作。

會場角落一個坐著的男子手臂舉過頭頂，握拳豎起食指以圓弧狀在空中劃出軌跡，隨即便將手放下。

司紀剛剛放鬆下來的神經再次繃緊。

因為，那個男人，就是自己的長官。

他看向自己周圍的三人，Phoenix和孫善是背對著長官的大概沒有注意到，而伊恩則是在聊天，看上去也沒像是注意到長官的手勢的樣子。

然而，長官的周圍卻迅速聚集起了幾個人，那行動看似不經意，卻井然有序，一看就是受過訓練的人。司紀注意到了一個走向長官穿著短款禮裙的女性，大腿處若隱若現的閃過一道白色的光線。

那是手槍造成的反光。他馬上做出了這樣的判斷。

這是怎麼一回事？自己並沒有被告知任何除了參加宴會之外的事情，從剛才幾個人的對話中，其他人也沒有透露出類似的信息。司紀沒有行動，只是站在原地注意著長官周圍的人們的一舉一動。

然而司紀的思考被強行中斷了，因為剛才緊鎖著的大門被猛的破開。幾個拿著武器的人衝了進來。

他愣了下神，卻發現Phoenix已經迅速的蹲下躲到了沙發之後，她的身材嬌小，所以任何東西都有成為掩體的可能。而孫善也已經壓低了身位，視野中看不到伊恩，但他應該也有所反應吧。

司紀馬上蹲下觀察撤離路線，而這個時候賓客的慘叫聲已經在大廳中迴響了起來。

「我沒有帶武器，你們呢？」他一邊警戒著大門處避免被流彈傷害到，一邊詢問Phoenix和孫善兩個可能是作戰人員的人。

然而Phoenix這個時候已經搶在大部分賓客之前跑向了逃生門，邊跑還不忘回答：「我、我也沒有！可惡沒有玩到！這樣我們就要隨著撤離了嗎？啊啊啊後面的不要推啦，海爾哥你還欠我一支舞你知道吧，不准賴皮聽到了沒有！」

剛才那個……是孫先生的本名吧。

司紀有些哭笑不得，不遠處的孫善則是露出了苦笑。

果然，撇開並非前線作戰人員的伊利亞跟自己不談，這兩個人也沒有收到任何的提前通知。

「宴會結束了，也只能下次再聚吧。」

伊利亞的這句話，是司紀在跑出緊急逃生門前聽到的。

是啊，下次見面的時候再聊吧。奔跑著的司紀這麼想著。

這次莫名其妙的任務，就在莫名其妙的撤離中算是莫名其妙的結束了。